

# 日落爱琴海

■文/图 梅花雪

希腊共有六千多个岛屿,像珍珠一般撒缀在爱琴海中,与另一半希腊本土共同孕育出欧洲繁荣的古代文明,这些美丽的岛屿因为各具气质而让游客迷醉,圣托里尼岛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。

在圣岛,你能看到世界上最美的落日。这,绝不是广告词。

圣托里尼岛的地质结构与爱琴海上其他的海岛不同,这是一座火山岛,历史上曾多次爆发过火山,使它的中部陷入,形成带有陡峭悬崖的月牙状小岛。圣岛上的费拉和伊亚小镇是游客们必去的地方,费拉是圣岛的首府所在,而观赏落日最佳的地点则在伊亚。

“今天的天空很希腊”,余光中在他的诗中把希腊当成蓝色的同义词,而在希腊诗人伊利提斯的诗里,圣托里尼被称为是“碧蓝可酣饮的火山”。确实如此,碧蓝的爱琴海,碧蓝的天空,这份纯净的碧蓝足以让任何人陶醉。

与爱琴海的蓝相映衬的,是圣岛上的白屋。圣岛的主城在约300米高的峭壁上,远远看去,琼楼玉宇的房屋犹如凝结在悬崖上的高天流云,又像是一层厚厚的雪花覆盖在岛上。这些方方正正的房屋依山而建,层层叠叠,高低错落,相连无间。它们浑然一体,绝无杂色,就像苏轼笔下的琼楼玉宇,轻盈地飘浮在圣岛的半空。

漫步岛上,那些被涂成蓝色的教堂之顶点缀在一片白色的房屋中显得尤为醒目。其实,岛上灰褐色的火山岩并不好看,植被又甚少,正是蓝与白这两种色彩配合在一起,才赋予了圣岛童话一般超凡脱俗的美,两种反差极大的色彩给人们带来视觉的冲击,更是让人过目难忘。希腊国旗也恰恰由蓝与白组成,蓝色象征蓝天,白色象征对东正教的信仰,这是希腊所具有的标志色,它们为这个海上古国所独有。

洁白的房屋洁白的云,碧蓝的屋顶碧蓝的天,虽说全岛皆被蓝白包围,却并不嫌单调。顺着曲曲折折的台

阶上上下下,寻常的工艺品小屋、田园风格的餐厅、情调十足的咖啡馆,在窄窄的巷子两旁比比皆是,这些商铺的装修都有着不俗的格调。那些被精心放置在走廊边或屋顶上的装饰物,可能是几盆开得鲜艳的花,可能是几个古朴别致的陶罐,也可能是个憨态可掬的小雕塑。我甚至在一家店铺门口看到吊着一只披黑斗篷骑长扫帚的老巫婆,栩栩如生的造型引得许多游客驻足留影。圣岛上还有很多首饰店,漂亮的、精美的首饰被主人用玻璃框镶入悬挂在店外的墙壁上,既装饰了白色的墙面,又成为天然的广告。

圣岛落日,闻名遐迩。到伊亚看日落,是游览圣岛绝不能错过的节目。伊亚的落日之所以著名,在于它自身有着绝佳的地理位置。它坐落在圣岛的西北角,有一处正对着海面的悬崖,在这里可以看见夕阳沉入辽阔海平面的动人画面,因而每到黄昏,游人们便从岛上的四面八方纷至沓来。

我并非第一次看日落,无论是在草原、山峦还是大海上,每次日落时太阳都是同样的瑰丽和灿烂。和每一个从世界各地奔赴而来观看日落的游客一样,我不得不以挑剔的眼光去感受和验证这最美的落日。

爱琴海以湛蓝、深邃而闻名,黄昏时的海面却不再是蓝色的,而是像被染上一层淡淡的金红色。随着日落海面,夕

照将整座小岛上的白屋涂抹成五彩斑斓的油画画面,且色彩和光影瞬息万变,风景变化莫测。月牙形的圣岛此时像掌心一样将落日捧在手中,

因为有着与众不同的山形地貌,悬崖海岸,从而使日落这一自然景观在此形成一种尤为美妙的意境和气息,散发出不可言状的魅力。我深深地折服于这仙境般的美景。

当太阳终于在海面消失,人群里发出了鼓掌声,游人瞬间四散如潮水,而我却默默地站着,长久不愿移动脚步。这是否真是“世界上最美的落日”,我想并不重要,每个人眼中可能都有自己认为的最美的落日。能欣赏到当地特有的景色在光影的变化中呈现的不同面貌,或许这才是圣岛看日落的意义。

还有什么比吹着爱琴海的风、啜饮着希腊冰咖啡,与心爱的人一起欣赏着圣托里尼岛上的落日,更美好的呢?那种美、那种浪漫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

# 风月可是旧时光

■文/郭韵

淅淅沥沥的雨雾中,汽车在盘山道上绕来弯去,走过300多个弯,傍晚时分终于爬上了庐山。

庐山风景秀美,中西文化交融,这里珍藏着一些举世瞩目的的人和事,几度成为中国的政治名山,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之相连。1937年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爆发,周恩来、秦邦宪、林伯渠再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,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,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局面……庐山亭亭如盖的浓阴和捉摸不透的山岚雾海,隐藏着多少深邃的不可省略的细节,这些细节组合成历史,改变着中国的命运,使庐山风月扑朔迷离。

庐山长冲河岸边没有高楼大厦,那些具有西方风格的精美别墅群,静静点缀在葱郁清幽的林荫、草坪间。红瓦石墙如同散落在日子里的书页,让人读到过往时代的斑斓风情和名人轶事。一扇扇启的格窗,一截暗红的扶栏,一片漫布石墙的老藤,以经世的幽雅演绎着曾经的岁月。其中的“美庐”别墅,国共两党最高领袖都住过,如今自然人去楼空。远处的赛珍珠别墅依稀透着儒雅书香,让我想起镇江登云山的赛珍珠故居,这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,在这两处老宅别墅里写出了许多中国题材的优秀作品,她的文字,像一道清澈的溪流,将东方的中国元素,注入了西方和世界。时光在这些老别墅里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,草木深深,旧影迷离,斑驳石阶依山而上,一级一级将人带到岁月深处,叫人心生暖意和梦境。

庐山会议旧址气势雄伟庄严肃穆,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烁着神秘的色彩。会堂里的时光依然停留在1970年,会场的布置、座位、席卡、席位图等一切的一切,依然保留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时的状况。而会场外的岁月已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,中华民族经历了改革开放,发生了许多变化,正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。昨天是今天的基石,今天又为明天作着铺垫。蓦然,1970年的会场响起了阵阵手机声,我们仿佛脚踏两个世纪,清晰地听到时光行走的声音。

庐山景区电影院永远只巡回放映着一部电影——《庐山恋》,将庐山的时光一直定格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那段日子。这是“文革”后国内首部表现爱情主题的电影,影片对人间情感有了直接客观的表达,多少年来第一次在银幕上出现国共两党的高级干部握手言好的镜头,预示着中国走出了情感和政治的封闭期。当初看这部电影时,我们正唱着春词走在一段青春岁月里,浪漫激情随着庐山恋情洋溢奔放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庐山的恋情仍然美好如昨,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却已白发缕缕。

走过浓郁的树荫,走过那些古老的别墅,走在安静的满足里,心里也落满古老婆婆的光阴,恍若隔世。晚风清凉,松涛起伏,月色清朗,四野空灵,少数老屋中亮着的灯或浓或淡,在久远的氛围里与我们对话,似想带领我们去寻找从前的时光。

庐山的风月,还认识从前的路么?



# 朋友的酒话

■文/吴绍祥

某天,一位好友多喝了几杯,拽住我要继续干杯。无奈,只得勉强陪了几杯啤酒。酒多之人谈心一般都是直截了当的,加之这位好友本来就爽快,因而省略了许多寒暄和套话。

好友说我对他不公平,几乎吓出我一身汗来。我当然要反问。

“何以见得?何所指?”

好友说:“你和某某的交情比我和你的交情深。”

这真是天大误会。我不敢相信这么多年,他居然得出这么个错误结论。我恨不能举例子给他听,说明我和他的交情绝不比他和某某的浅。但同时我告诉他,朋友之间的交情虽有深浅远近,但如果非得举例说明的话,那就不是朋友间该有的举动。我还补充说,其实我们这些朋友间的友谊,往往体现在平时的细小事中,反映在日往月来的言谈举止里,一般很难有机会用患难之交的相关要素去考量检验。

他嘟囔说,反正他有这种感觉。我告诉他,他的感觉出错了。

很显然,这是一件很难被说清楚并让生疑之人打消疑虑的事。

眼见这个问题一时没法相互说服,于是,好友忽又换了个话题。他正色说:“我现在正努力学坏,我其实是个坏人,只是还不够坏。”

我笑着问:“你是坏人?你都做过什

么坏事?”

他说:“你要相信我,我能做成坏人。而且我正在做。”

我问:“就算你能做成坏人,那么,你为什么要去做好人?”

他说:“因为我必须做坏人。”

听了他的酒后“真言”,我并不担心。因为我知道,坏人的语言结构里,没有他这种表述方式。

为了让他做坏人做得坦荡心安,我又对他说:“我也做过坏事,做过很多令人不齿的事。我发现做坏事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”

他说:“你错了。坏事很难做,要做得有水平,做得坏到家很难,绝对是一门高深的艺术。”

我感受到了他学做坏事的艰难,因为我听出这是他的由衷之言。

“把人害死了,人家还不知道,或是知道了,还不能向你发作。这是学问,是艺术。”他感叹说。

“你学不来,做不来的。老兄。”我讥讽地说。“如果你能做成个大坏人,我保证不和你绝交。”

他拍拍我大腿说,“你说的话算数?”

“绝对算数。”我回答。“问题是你要做不成坏人,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办?”

他支吾一会,一拍自己脑门,说,

“还没想过这个问题。”

在回家的路上,我们勾肩搭背,步履趑趄。他忽地一推我,问:“你答应过我文房四宝的,什么时候送?”

“肯定送。问题是,你要它们做什么?难道还练书法?”我说。

“我一直在练。”他正色说,“我一直在练欧阳询的书法,练了十几年了。”

“欧字法度森严,你选对了。”我说。

“欧体字都有哪些特征?”他问。

“欧字锋铄必较,峻整完美,有垂露悬针之妙,折如断金,转似切玉,凡书之律法尽藏其中。诚然君子之书。古来君子学他,伪君子也学他。但绝少有学成者。因为太似则匠,不似则乖。所以,古今凡有志于书法且能自出机杼者很少以欧体为范。”我解释说。

“那你还说我练对了?”他问我。

“你这是明知故问。”我说。“因为你志不在书法。”

“此话怎讲?”

“因为自古用笔在心,心正则笔正。你下笔落墨,横平竖直,难逃欧范。所以,你学《九成宫》不过自然而然之事。”我说。“像你这样的人是很可怜的,因为即便你想做坏人,老天恐怕都不给你成功的机会。”

他用酒徒惯有的眼神盯着我看了半天。然后低下头,心不在焉地说:“屁话,你这是屁话。”